

聚散匆匆

#琐事

本来半月之前就准备好去 Yosemite 国家公园，到时候拍一些美景放在邮件里。毕竟是来美国后第一次出远门旅游，和同行的朋友商讨了好久。行程安排，路线规划，食物装备购置，注意事项等等等列出了详细的表单。去公园的列车车次也定下来了，只需要去超市采购一波就可以出发了。

这时候接到学校通知，让立刻办理相关手续(因为我暑假在伯克利实验室工作)，提交来自于伯克利教授的邀请信，以及上学期的学习报告等材料。

接到消息一懵，就跟同学说不行，我没法一起去玩了。学校让我提交材料，这个事对我很重要而且很繁琐。去了 Yosemite 我没法好好准备材料，而且是大郊区，那边手机没信号上不了网，也没法和学校沟通。

计划泡汤。

直到昨天，我提交给交大的所有材料才审核完毕 :(

其他内容在附件里啦，舍友快毕业了，大学四年过去了，想写一下他们。慢悠悠地便写了好久...

<----->

又到了毕业季。快要高考了，大学同学也正忙着修改毕业论文。

每次都这样，明明很遥远的事情，突然就已经近在眼前。我要明年才毕业啦，可是大学里关系最好的那一批同学基本都要走了。

刚上大学时，我便在邮件里介绍过我那几位室友，名字都很有特色。我又翻出了当年的邮件（附件里放了一份），15 年 9 月 27 日。

梅扬杰 - “浙江小帅哥”，炫富，班长

凌鹤洋 - “高富帅” 西安本地人，温暖柔和，辩论队主力成员

韩硕康 - “河北学霸” 勤奋

四年之后又如何呢？ 19 年 6 月 6 日

梅扬杰 - 在荷兰读书，计算机系研究生

凌鹤洋 - 挂科，留级

韩硕康 - 考研，中科大研究生

这期间无数风雨波折，回首来看，宿舍中四个人的关系还算不错，能够与他们度过本科生活，我也心满意足。



↑ 终于找到一张合照

摄于学期伊始，军训期间消防演练，同学们带着湿毛巾下楼。

从左至右依次是 韩哥，扬杰，鹤洋，煜辉，振航(对门宿舍)

#扬杰

扬杰与硕康在大一时矛盾不断。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我回到宿舍，扬杰哽咽着说，宿舍好冷。当时正是炽热的夏天，因为一些误会，硕康在 qq 上发了大段过火的话指责扬杰。唉，还有一些其他的磕磕碰碰，虽然没有造成很大的矛盾，但可以感觉到，两人在这四年里也是相互躲避着对方。

扬杰与我对我一直很好。开学不久他便看出了我生活水平上的窘境，一直刻意关照我。有次班级活动，一群人去市里采购物资，中午索性在附近吃饭，大家选了麦当劳。我之前从来没吃过麦当劳...进去一看，汉堡价格把当时的我吓到了。当时扭扭捏捏点了半份“充电堡”(一款汉堡的名字)。后来扬杰又去买了两份“充电堡”，然后对我说自己不小心买多了，吃不完，分给我。非常非常善良，特别好。可是那是我太幼稚，内心的自卑转化为了强烈的抗拒，把这认为是在全班同学面前对我的施舍，竟然气冲冲地拒绝了。之后扬杰便一直拎着两份“充电堡”直到回学校。这件事上我一直欠他一个道歉。

大二专业分流，同学要拆散重组。我们是系里成绩最糟糕的一个班，扬杰也一直自责(虽然我没觉得他需要为此承担任何责任)。最后一次班聚地点选在了一家知名的自助餐。到最后看到扬杰一直在喝酒，和周围几个同学干杯，我就非常担心。后来看到他有些醉了，人也飘忽起来，开始不停地道歉，说自己没有把学风带好，说因为自己的没有负好责任导致很多同学成绩不够去不了自己想要的专业，说这是最后一次班聚了，舍不得这群兄弟姐妹。

我在外围的桌上看着，很羡慕。一直以来我都没有那种豪饮的激情，生怕自己酒后出糗。我也一直保持着冷硬的外壳，从未对班上的同学有浓烈的情感。班级拆散时，也只是淡淡地，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地觉得，哦，换了一批人，认识些新同学也还不错。虽然是班聚，我也只

是奔着自助餐而来，自顾自地刷着烤肉，心里还要算计着好像没有吃回本，怎么在肚子里再塞进些海鲜。酒饱饭足，倚在角落椅子的靠背里，翻起包里带过来的《读者》。看着其他桌上喧闹，像是在旁观一场闹剧。明明是一个班的同学，我却从来没有融入过他们，像个过客。

很快扬杰就醉了，醉得很厉害，站不起来，吐了很多。神志还清醒，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见到清洁人员不停地道歉。看见他的痛苦，我也很难受，赶紧拉了个同学左右两边夹着他慢慢往回走。回到宿舍之后又吐了几回，我一直在旁边搀扶防止他摔跟头。后来便让他喝了杯水，脱下外套，扶他上床，盖上被子，打扫卫生，熄灯。

第二天醒来他倒向我连连道谢，说虽然记不得什么了，但后来一段好像都是你扶着我回来的。我那可笑的自卑感又莫名其妙地涌了上来。喔，是我扶的怎么样，我若是承认了，不就是有点“邀功请赏”的意思？

扬杰有许多零食。自从有一次犯了胃病，他开始认真吃早餐。宿舍桌下更是放了两大箱糕点小吃。四年里他一直都慷慨大方地分享给我，每次赖床错过食堂早餐(经常发生在周末>_<)，我便去他的箱子里摸一摸，哟，波力海苔，诶，巧克力棒，哇，这是什么没吃过。日子过得十分幸福。最开心的一次是他父母寄来两大箱猕猴桃，超大箱，叫上隔壁宿舍人一起吃都没吃完。那几天我开心极了，感觉自己就是花果山大(dai)王，左手排着一摞果子，右手边棕色的果皮层层叠叠。后来去外地比赛，刚好路过一家零食店，进去一看，看到许多平时在扬杰那儿吃到的零食，都是我舍不得买的价格。队友说，别人的东西总是更好吃一些。我感到羞愧极了。总之自己就是一个抠门，别扭，贪人便宜又偏偏好强的小孩。

我睡眠很轻，似乎是从高三开始失眠。在宿舍睡觉时一点点声音都会把我惊醒。舍友建议我用耳塞，可我坚决不用，因为高中买过劣质耳塞，根本没有效果。也是苦了舍友，虽然中间有过争执和抱怨，最后他们都退后一步照顾我的情况。每次一到我的睡觉时间，似乎是一件宿舍大事。正在玩游戏的扬杰急匆匆拔下笔记本散热器(其实声音不大，但我还是受不了...)，关掉外放，带上耳机，对游戏里的队友说：“我舍友睡觉了，我就不跟你们语音通话了”。舍友们洗漱时也轻手轻脚。这里要再赞美一下扬杰！宿舍卫生间里，每次冲厕所剩余都很大，“呼通”一声。每次我休息之后他如果去冲厕所，一定会将按钮慢慢按下去，让水缓缓流出来，我这边就不会被吵到了。

后来我在网上买了款质量好些的耳塞，突然发现之前带耳塞的不适感大幅减轻了，而且带上之后隔音效果特别好！自那之后睡眠质量大幅提高。直到现在我也在用这款耳塞，去美国前新买了一盒带着，我也随身带着一盒。

可惜长久以来，舍友的生活受到我睡眠的强烈干扰。浏览网上的言论，无数同学睡眠和作息受到舍友的干扰，甚至因此爆发剧烈冲突。而在我们宿舍，舍友为了迁就我静音熄灯，牺牲了晚上的娱乐活动。另外还有空调，4人均摊费用在宿舍装空调(我是不太想的)，其实在热天，空调一开，脖颈后那股冷气还是使我受不了。我也不想再睡觉时开空调，担心感冒着凉。沟通之后，舍友们居然把空调遥控器交给我，由我调节开关和温度。于是便出现了荒谬的情况，有时在炽热的夏天，我午休了，明明是一个有空调的宿舍，舍友光着上半身摇着银行送的塑料蒲扇。唉，我把舍友折磨到了什么样子啊！能遇到一群如此包容我的室友，是多么的幸福与不容易。

还有很多很多，一直邀请我去做客的扬杰的父母；在异地恋的折磨里痛苦的扬杰；因为扬杰夜不归宿且联系不到，紧张到要报警的我(笑)；一起玩游戏时，因为心急而不公正地责备扬杰的我；期末考试刚结束，临近出国时突然被老师通知要挂科的扬杰(最后争取到刚刚及格)；起飞前两三天，和一群同学组队鏖战终于将心心念念的游戏通关的扬杰...

正直勇敢，热情豪放，多才多艺，慷慨大方，真诚善良。只是我一直独来独往，不善与人交流，亦难得挚友。会纠结，我和扬杰算是好朋友吗？无论名义如何，我能确信的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如果今后有能帮到他的地方，我必然会尽最大努力。

#鹤洋

鹤洋居然挂科了，听到旁人说起这个消息时我完全不能相信。

鹤洋居然留级了。我们宿舍的人是最后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也是最不相信这件事的。

他是那种第一眼望过去就觉得不错的男生。又高又帅，衣着得体，谈吐温文尔雅，嗓音温柔，似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一直以来也没有听说过与同学发生矛盾冲突。

熟悉人情，往往我还在迷迷糊糊，他便能一眼看出事件纠葛下的本质。在漫长的夜晚里，他也是我们寝室的情感咨询师。

鹤洋一直都比较优雅，无论是姿态还是行事。不像是会挂科的同学。

学习成绩较差的同学中，大部分知道成绩的重要性，可是被电子游戏摄取心魂。翘课，作息颠倒。平日带着一股大大咧咧无谓的豪迈，交作业只需一人借到学霸真迹，众人传阅。临近考试则日渐慌乱，眼神中露出怯意。锦鲤杨超越是要转发的，不挂女神(校园内著名雕塑)也得去参拜一趟。考前一晚是万万不能睡觉的，艾宾浩斯曲线早已点明了这一学期中的黄金学习时间 - 考前一刻值千金。考完眼神变得迷离，回来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不知道白天还是黑夜，眼神变得凶狠，可得爽两把，游戏启动，浴血沙场。突然肚子咕噜响，这才想起许久没吃过饭。点个外卖，一份鸡排饭正在路上。正与敌方厮杀正酣接到外卖电话，或催舍友帮忙去取，或趿拉着拖鞋踉跄出门，一到外面便被阳光刺眯了眼。回来把外卖一扔，赶紧继续游戏中的搏杀。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击溃敌军，一摸饭盒，尚有余温，颇有“温酒斩华雄”之风范。

有的则是受专业影响。自然不存在智力和天赋的影响，毕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由高考到这里的同学。可是计算机系同学未必都喜欢计算机专业，当时大部分都是被调剂来的。由于转专业名额的限制，这里俨然成为一座围城，困在城内的同学日渐消沉。

鹤洋情况却又有些特殊。也玩游戏，但经常一天换着四五个游戏玩。不像是沉迷，而是逃避。不是沉浸于游戏带来的快乐，而是躲避现实带来的压力与痛苦。淡然的外表下也有着脆弱的一面。鹤洋对自己的学习状况讳莫如深。他的挂科乃至留级，我们都是从其他同学那里偶然听说的。也会去图书馆学习，作息时间一直挺正常，无论面对哪一科考试都很平淡。我认识很多对专业知识一窍不通的同学，得益于宽松的环境，最终也都求着老师拿到了 60 分。唉。

在学校里，学习成绩被过分放大了，但在成绩之外的大多数方面鹤洋都很优秀。我一直都相信，毕业之后再过一段时间，他会拥有满意的生活。

#韩哥

韩哥刚入学时过的比较安逸，后来便坚持健身，坚持跑步，坚持早起，戒除游戏，早睡早起，令我十分钦佩。也是因为大一大二的成绩拉低了自己四年的平均分，他没有拿到保研资格，开始考研。

本想考研浙大，后来为了稳妥选择了中科大。我当时对他说，就以你现在的努力程度，如果考不上浙大，咱学校就没人能考上浙大了。韩哥本身基础就不差，考研的几个月更是坚

持着高三般的作息，最后也是如愿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我与韩哥倒也算是革命战友哈哈哈。现在大学寝室里，有一个现象很普遍。同学基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还在打游戏/玩手机，早上又赖床翘课。大二时我倡导寝室作息改革，无论正在做什么，我们寝室十一点准时熄灯静音，如有私事处理则开小台灯带耳机。可想而知，改革阻力很大。当时我先提出实行一周来缓解冲突，又私下沟通逐个说服，终于征得韩哥一票，从此寝室四人中，2人同意2人反对，暂时稳定了局面。

可是与其他室友相比，我对韩哥是却比较排斥的。他是与同学矛盾冲突相对较多的一位，而且也讲过一些极端的话，让我感到担心。韩哥也经常为了开玩笑打趣其他同学，这在我看来类似于“背后说人坏话”。在班群系群里也发表过不合时宜的言论，最近一次应该是一门课期末考试结束后，大家都在微信群(系里同学及任课老师组建)里说考的不好，韩哥以玩笑语气说贿赂老师不挂科。

其实人心肠不坏，也没有恶意，只是有些莽撞，没有考虑可能带来的伤害，也没有细想听众的反应。担心这些言论会对他造成不利应影响，我也跟他认真聊过，但也没什么成效，性格如此。其实他有些话也与我内心想法一致，只是我藏着不说。这么看来也是我变得世故了，不再少年了...

无论是韩哥跟别人的矛盾，还是不合时宜的言论，都让我有些担忧，不愿与他走得太近。我与扬杰、鹤洋之间可以说是相互帮助，没有什么计较，而对我来说，与韩哥的关系更像是交易，为了偿还而提供帮助，期待着对方回报的帮助。

上一次过生日时突然收到韩哥送的生日蛋糕，特别惊喜。自己一直也不重视生日，加之日期在暑假，大部分同学也不在。当时我结束了微软的实习回家带了一段时间，又坐不住想回校学会儿英语，韩哥刚好也提前返校了。生日那天我专门出去吃了一顿自助餐，回来又看到桌上的生日蛋糕，开心得不得了。

#结

天南海北，估计以后也难以再见面了。当年选宿舍时，只听父母建议，为了光照条件抢了一个南面靠窗的床位，意外地结识了一群不错的伙伴。如果再回去重新选一次我也不会换宿舍~

快要毕业典礼了，过两天如果有他们三人的合照再补一下，其实三年变化也不大。国际机票太贵我就不回去了 :(



↑ 又找到一张三人照片(我去哪了呀!), 摄于大学伊始, 军训结束时送别教官。
中间白衣是扬杰, 前面灰色短袖的是韩哥, 最右边紫衣是鹤洋。



↑ 我自己的照片。摄于 19 年 3 月，伯克利健身房。健身之后冲凉，正准备离开，头发还湿漉漉的，看到对面的镜子特别干净，就拍了一张